



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冬牧场。（图据新华社）

无限风光在纸上——读《纸上》

郑凌红/文

纸上有什么？有一颗热爱文字的心。当文字跃然纸上，便是浩荡乾坤。

这些年，我对一张纸的感觉越来越敏感。很多书，一上手最在乎的就是手感。眼睛掠过文字，手的触感一路前行，是何等美妙之事。当然，在选定某个人和某种文字时，等待和走近的过程，也是值得珍藏的。

惊艳，如约而至。白色的封面打底，“纸上”二字闪着金黄色，左下角是古法造纸的人物素描，勾勒出简约却不俗的意境。正如苏沧桑的人名，一定是见过星辰大海，在岁月的更迭中见识过沧海桑田。她说，她喜欢父亲为她取的这个名字。苏沧桑的文字带给人无尽的遐想和仰望星空般的思考。一见《纸上》，忍不住就有了买的欲望。

我在文字中感受作者的情怀。在《纸上》一书中，作者收录了《春蚕记》《纸上》《跟着戏班去流浪》《与茶》《牧蜂图》《冬酿》《船娘》七篇中篇散文，如璀璨的“北斗七星”，在字里行间带给你关于手作、工匠精神、美丽非遗、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越嚼越有味的乡土味道。

这些文字是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描述、思考，是浅浅的呼唤和深深的爱。作者历时三年多，沉到中国南方珍贵的“非遗”文化、手艺人、风物人情的现场，去找寻它们的来时路，发出当下之问和未来之思。作者在文字里浑然忘我，却无处不在以“我”的角色进入那些具体而又陌生的场景中，捞纸、唱戏、采茶、养蜂、育蚕、酿酒、摇船，浓厚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，鲜活的人生断面跃然纸上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让人久久回味，沉浸其中。

正如张抗抗对苏沧桑的散文评价——“散文中的天籁之音”，在这本书里，文字一如既往地动人。如在《春蚕记》中，“那双手粗糙、黝黑，长满老年斑。丝绵兜会变成云朵雪花般，又轻又软又滑的蚕丝被，轻拥起一位新娘般的梦，老奶奶也曾有过的梦”。这样的文字既具象又充满想象，带着女子特有的细腻和憧憬，描绘出一双手、一只蚕的来世今生。

在《春蚕记》里，作者常有不经意的灵感，如通过邮寄包裹时在雨地里遇见邻居家的一条大狗，脑海里跳出的几行诗可见一斑：“衣桑将有事，时节过禁烟。轻风归燕日，小雨浴蚕天。”及至后来文中所提及的“十万头勇猛的小兽”、月光下的书房和小猫、康熙的《御制耕织图》，形成了前后玄妙、时空交错、情感交织的故事并置。当然，在《春蚕记》中，作者也有隐隐的不安和长远的期待，不安于多年以后，江南也许再也找不到最后的养蚕人家，听不到“春雨”打在万物之上的沙沙声，看不到十万条蚕吐的丝线的光芒了，而期待就是，“我”无意以文字修补什么，只想记住那些璀璨的过往，也相信时光会给我们更好的。

这是作者的情怀，也是贯穿整本书的情感主线。有对传统文化最真实、虔诚的记录，也有对“以文载道”的深切的责任心。

感。造纸文化、蚕桑文化、黄酒文化、越剧文化、龙井茶文化、养蜂文化、西溪文化，既有阳春白雪，也有下里巴人。它们的历史、工艺、背后的故事、传承，以叙事为主线向读者娓娓道来，不慌不忙，不紧不慢。同时，也在以文字述说自己的心路历程，诉说与淳朴的农人、流浪的戏班、守正的造纸人、温婉的船娘等对象的点点滴滴，情路蔓延。

她写造纸人：“他呵呵呵笑了几声，头也不回走上了通往捞纸房的田埂，重新将自己安放进淅淅沥沥叮叮咚咚的水声里，感觉世界又回到了他喜欢的样子。”透过这些文字，仿佛勾出了我的家乡——开化，关于造纸的琐碎过往，一样的执着，只是承载的厚度有所不同。一样地回想起去往浙江图书馆的那些经年往事，和看到“开化纸”从典籍中走来的惊讶与欣喜。我想，有时候作家的深度在于独特视角下的万物以及对事物的吸收和升华。

她写戏班：“音乐过门后，她潇洒地一个抬脚，高靴将戏袍轻轻一踢，便走出了侧幕，走上了灯光耀眼戏台。一个风流倜傥的小生，走进了老人们模糊的视线，而一个女子走进了古代，走进了另一种人生。”在这篇文章中，作者与五十岁的潘香贴得很近，一些细节上的描写也是丝丝入扣。既描写了这个行当的苦，也描写了这个行当的甜。对话式的描述，让人感慨。

如：人这么少，也要演三个小时吗？

答：我们接了钱，就要认真演。演给观众看，演给“老爷”看，要对得起良心的。

如：我们几个从来不分开的，别的戏班来挖墙脚，我们谁都不出去，我们已是一家人了。

（画外音）：她总是未开口先笑，眼神里透着孩子般的纯真。

在《跟着戏班去流浪》里，我们看到了父与女，看到了“我”小时候爱看戏的样子，看到了“我”对文化的一如执着，以及念念不忘、刻骨铭心的瞬间。这些瞬间是基因的流淌，也是二伯和父亲的投影，《野猪林》《血泪仇》《红楼梦》《碧玉簪》《柳毅传书》都是最好的印证。

《牧蜂图》的呈现，则更多的是作者时间之外、空间之外的功夫，是行走的力量，是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的验说。从在一次改稿会上读到令人动容的文字，关于七旬诗人的缘起，到江布拉克往事，到碧流河，到伊犁河谷，行走带给作者在细腻之外的某种低调的狂野和豪放，如草原上奔驰的骏马，如天空中翱翔的苍鹰，自由而热烈。这是感官的深度体验，具有强烈的现场感，引人入胜却又看似不经意。作者在亲历与交流中，给了沉浸式写作一个绝佳的现身说法。

《纸上》有来源、现场、去向，充满质感和回忆感。正如一张纸、一段文字带给人的愉悦，不声不响，悄然欢喜。也正如十月文学奖的颁奖词：“她在纸间供养中国江南最后的蚕桑，蚕声如雨，笔落成茧……它是桑间地头行走的辞章，是千年蚕事女儿心与文心在当代田野的相会，一曲灵动幻美、文质皆胜的非虚构农事诗。”

都说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，而我深感，无限风光在纸上。

荒野寒冬中的生命之暖——读《冬牧场》

张强强/文

在琐碎繁杂的日子里，我带着欢欣雀跃的心情翻开了《冬牧场》，走进那片广袤辽远的神奇大地，寒冷裹挟着无尽的暖意，一路向前。

《冬牧场》是作家李娟首部长篇纪实散文。这是一部游牧民族的生存景观图，全景式记录了作者跟随哈萨克牧民居麻一家，深入北疆阿勒泰地区沙漠深处的冬牧场，度过了一段历时四个月的艰辛寒冷的荒野生活，以第一视角叙述了哈萨克游牧民族的冬牧场日常。

阅读的过程是一场纯粹的文字享受，让我沉浸其中，无法自拔。行走于字里行间，我仿佛置身于广袤苍茫的疆域里，雪花轻盈地跳跃飘落在我身上，内心的焦躁在这一刻得到清澈的洗涤。

寒冷和贫瘠是《冬牧场》的专属名片。作者笔下的新疆阿勒泰南部沙漠的冬牧场是“世界尽头幕布上的世界”，是普通人难以进入和忍受的特殊存在。在零下四十几摄氏度的极寒天气里，牧民们住在由羊粪块垒砌的地窝子里，面临着羊粪渣随时掉落的窘境。为了满足日常饮水需求，牧民们要长途跋涉寻找积雪。在一日三餐中，只有晚餐是正餐，其余两餐基本都是靠热茶泡干馍充饥。甚至在整个冬天，除了几棵白菜和土豆，没有任何蔬菜水果。清苦、严寒、物质匮乏是冬牧场不变的底色，而牧民们的生活之艰辛更是远超我们的想象。

坚守和忍耐是《冬牧场》的高贵品格。“生命远比所看到、所了解的更坚强。”整个冬天，牧民们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虽然艰苦清贫，但作者所描绘出的牧民们的日常时刻轻松愉悦。爱喝酒、喜欢捉弄人的一家之主居麻，他坚韧勤劳、睿智风趣，常常让人忍俊不禁；贤惠寡言的嫂子整天忙进忙出，即使遭受着病痛的折磨，依然毫无怨言地操持家务；勤劳朴实、心灵手巧的女儿加玛，虽然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计，但始终保持着天真活泼的性格；人丁兴旺的邻居新什别克一家……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古老传统的生活秩序，用顽强的毅力抗衡着生活中的困苦和磨难，展示出了磅礴的生命力量。

温暖和宁静是《冬牧场》的强大内核。“人类在这种巨大的寒冷中，在无际的荒野和漫长的冬天中，用双手掀起的一小团温暖和安宁。虽然微弱，却足够与之抗衡。”面对大自然最严苛的考验，生活在冬牧场上的人们依然心怀感恩和爱。即使外出放牧碰不到任何人，男人们每天出门前都要拾掇得一丝不苟；女人们会竭尽所能地装扮地窝子，给丑陋的粪墙贴上废纸，给破烂的桌子上铺上毡布，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。纵然冬牧场的生活艰辛窘迫，但牧民们始终对生活保持着热烈豁达的乐观精神。哈萨克牧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幸福的生活不是物质的丰富，而是内心的纯粹和宁静。只要热爱生活，在简陋的地窝子里也可以将简单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

“人之所以能够感到‘幸福’，不是因为生活得舒适，而是因为生活得有希望。”只要心怀热爱，就可奔赴山海。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冬牧场，或有寒冷，或有困境，或有艰辛，但只要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，怀抱对生活、对生活的希望和热爱，终将会迎来生命中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温暖。

旷野之风 心灵之旅——读《去有风的旷野》

高低/文

“人生如旷野，自由和答案都在风里”。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最新出版的随笔集《去有风的旷野》，凭借其深邃的哲理与绮丽的文笔，在我心中镌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。有评论家曾赞叹阿来的文字：“纯净如秋日晴空，高远、辽阔，摆脱了夏日的黏腻，平添一份秋日的清朗与畅快。”

阿来以独特的笔触，将地域风情与文字巧妙融合，使其故事总与特定空间紧密相连，环境与情节相互映衬，共同绘制出一幅幅鲜活的图景。在《去有风的旷野》中，他借由十个行走的故事，引领读者踏入四姑娘山、莫格德哇、扎溪卡、大凉山、马尔康等遥远而神秘之地。这些地名不仅是地理坐标，更是阿来心灵深处对自然的向往与对生命奥秘不懈探索的象征。

书中风景描写细腻如画卷，令人沉醉。阿来以文字勾勒梭磨河峡谷的峻峭、阳光的炽烈及风拂树影的灵动，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，感受大自然的磅礴壮丽。他笔下的野桃花绽放，生机勃勃，如同生命的希望与活力在字里行间跃动。

阿来不仅是才华横溢的作家，更是对植物学满怀热忱的博学者。评论家李敬泽曾评价他：“阿来是一个博物学家，他对自然充满了热爱和敬佩，有一种凝视和珍惜。”在书中，阿来详尽描绘棘豆、风花菊、香青、蝇子草等花草，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自然的深情厚谊。他亲攀海拔4000多米的高峰，对每一株花草都了如指掌，这份对自然的执着追求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在他笔下，风景不再是单调的背景，而是拥有独立的生命与情感价值。杜鹃的鲜红、马先蒿的紫色、鸢尾的蓝黄相间，以及云杉、白桦、杉树、松柏等树木，共同构筑了一个生机盎然、充满活力的自然世界。阿来的文字如同自然的野风，穿梭于群山之巅，仰望苍穹，见证冰川消融、古树繁花，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广袤无垠的旷野。

阿来笔下的静谧湖水如镜，映照出世界的纯净与宁静。他写道：“湖中倒映的那个世界水晶般纯净，湖泊四周的浩莽山野阒然无声。我的生命中有过不少这样的时刻，任自然大美把内心充满。我的内心，也像那面湖一样，无声无息地将荒野之美悉数摄入。”这种对自然的沉醉与敬畏，让人感受到阿来内心的宁静与平和。

莫言曾赞誉阿来的创作：“如果世界文学是一个百花园的话，那阿来的创作是这个百花园当中具有特色的引人注目的一朵。”阅读《去有风的旷野》，仿佛与阿来并肩漫步于广袤旷野，感受大自然的雄浑壮美。同时，也在他的文字中寻觅到内心深处的渴望与追求。正如陶渊明所言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”在喧嚣尘世中，我们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旷野，让心灵得以休憩与治愈。而阿来的《去有风的旷野》，正是这样一部引领我们深入心灵世界的佳作。

“老朋友”在时光深处闪光

——读《小时光，老朋友》

吴婷芳/文

时光如流，匆匆而过，无人能够挽住岁月的脚步，已逝的童年、已故的长辈、老去故园等，都已镌刻在记忆的深处。在匆忙的时间缝隙里，有幸读到吕峰的散文集《小时光，老朋友》。在他细腻而深情的文字里，我与竹风筝、泥哨子、小人书、咸菜坛子、鸡毛掸子、年画等26位“老朋友”再次相逢，心中涌起诸多感怀。

吕峰在《远去的泥哨子》一文中提到：“拨浪鼓也好，泥哨子也罢，皆是岁月深处的象征，忧伤而惆怅，温馨而感人。对我来说，它有走远，也没有变形，只是暂时封存在我内心的一个角落，呼之即出，翩然降临，像安徒生的童话慰藉着我的心灵。”

在吕峰笔下，承载希望的竹风筝、甜蜜的零食盒、盛满爱的粗瓷碗等，让我想起曾拥有过的温情物件：外祖母一针一线缝制的可爱沙包、外祖父一刀一刀刻制的石头印章、祖父用柳条编织的小花篮、祖母纳的千层鞋底、父亲用香烟盒叠成的四角形方宝、母亲用碎布制作的头花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长辈们总是尽己所能，让我的童年荡漾在爱里，弥漫在幸福里。

而那些极具烟火气的竹蒸笼、能浸泡出美味的咸菜坛子、暖人身的汤婆子、撑起天地的油布伞、凝聚生活希冀的灶台、敲打光阴的老门环等，都在时代的洪流中，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这些“老朋友”已然打上了时代的印记。曾记否，灶台上开出的花，即使只有黑白二色，却仍能让人感受到暖；酸梅粉小勺里的甜蜜，尽管只有令人打战的酸，也足以让孩子们欲罢不能。这份韵味，或许只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才懂得。

书中还描绘了开在窗上的花、溢彩流金的年画、月饼模子里的“花好月圆”等，这些都让我再次感受到那拥有满满仪式感的生活。中秋，赏月，拜月；过年，剪窗花，贴年画；端午，插艾草，包粽子。那些隆重而热闹的节日，如今已渐渐淡去。不觉想起葛闪的那句感慨：“以前，冬天是瘦的，年却是肥的。”

吕峰在书中写道：“一年年，一岁岁，每个人都在时光里老去，却因为一个个确幸的滋润而有了质感，有了念想。”近些年，亲人的相继离世，工作上的起起伏伏，让我渐渐收起了脸上的笑容，披上了沉默的外衣。很羡慕他能始终怀揣一枚清亮的月在心中，只要尘封的记忆里还有一丝甜味，就会去咀嚼，就会去品味。

静谧的午后，与“老朋友”在时光深处重逢，让我看清“人生很复杂，其实人生又何其简单，简单到只是由两个动作组成一条线”；让我意识到“在纷纷扰扰的生活中，一个人一生之中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病痛，偶尔喝点汤药，也算是一种提醒与思考”；让我懂得“其实，酸也好，甜也罢，苦也罢，皆是人间的滋味”。

那些与我们结缘的老物件，都有一段过往，都有一段故事。它们是时光深处的宝贵财富，能唤醒潜藏于心底的记忆，为生活注入爱、注入暖。它们也让我们在忙碌与喧嚣中，拥有了简单、平和、从容的心态。